

从近年来地方选举看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新态势

胡月 杜敏

摘要：印度左翼政党是指印度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分为温和、激进和极端三种类型。^①印度左翼政党在20世纪有过辉煌的历史，曾在1996年的印度大选中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逐步陷入颓势。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其中，以人民党（联合派）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卡纳塔克邦、比哈尔邦、北方邦等传统势力邦表现亮眼，取得新的成绩；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不仅在2021年再次赢得喀拉拉邦的议会选举，打破该邦的“历史惯例”，还在同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新的政治突破；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代表的极端左翼力量在革命斗争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除此之外，印度左翼政党在政治实践中还表现出鲜明的地缘特征和政治诉求弹性化、左翼格局联合化等新特点。总体而言，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明显回潮，逐步复苏。但在内部力量分化、如何处理与国大党的关系、地方性政党逐步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印度人民党抗衡，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

关键词：左翼政党；印度地方选举；印度政党发展；印共（马）；印度人民党

收稿日期：2023-02-20

作者简介：胡月（1994-），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度社会主义运动；杜敏（1978-），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动向和新态势研究”（项目编号：2023Y027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发展呈现逐步复苏的态势。其中，以社会党（Samajwadi Party）、人民党（联合派）[Janata Dal (United)]、人民党（世俗派）[Janata Dal (Secular)]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比哈尔邦、北方邦获得重大进展，在特伦甘纳、曼尼普尔等邦

^① Praful Bidwai, *The Phoenix Moment: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Indian Left*, New Delhi: Harper Collins, 2015, p.586; 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66页。

也有不俗表现。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不仅在2021年再次赢得喀拉拉邦的议会选举，突破了该邦从未有过的政党连续执政的“历史惯例”，还在同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历史性突破。而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CPI（Maoist）]为代表的极端左翼继2014年之后，2017年又开辟了一条红色走廊，将南北分离的毛主义运动推向全国，^①这些新成就构成了当前印度政党政治中的新亮点。总体而言，印度左翼政党的发展表现出“地缘政治特征鲜明化、社会主义诉求弹性化、左翼力量联合化”等新特征，具有逐渐复苏的迹象。但在印人党“藏红花色”浪潮、自身发展受限等重重挑战下，印度左翼政党短期内还无法有太大的作为，不过，从长远来看，其发展态势值得关注。

一、印度左翼政党发展历程回顾

近代以来，印度诞生了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等中右翼党派，同时，也诞生了印度共产党（CPI）、国大社会党（Congress Socialist Party）、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等不同类型的左翼政党。20世纪20年代以来，印度左翼政党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持续进行斗争实践，是百年来印度政党政治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是影响印度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同时，在这些左翼政党的推动下，印度的社会主义运动也跌宕起伏。

（一）印度左翼政党诞生于国家独立运动中

在印度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中诞生的左翼政党是印度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58年，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1947年，印度宣布独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印度涌现出了众多左翼政党，这些左翼政党成了印度政党生活中反对资产阶级统治、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主要力量。其中，独立前最具影响力的左翼政党有印度共产党、国大社会党和全印度前进集团。

1920年，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时任共产国际中亚局负责人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Manabendra Nath Ray）在塔什干成立了印度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12月26日，印度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坎普尔成立印度共产党。1925—1943年，成立初期的印度左翼政党组织力量、政治影响力都较为弱小，其政治活动也主要是依附于颇具影响力的国大社会党和工农党（Workers and Peasants Party）来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以谋求政治利益和加强党的建设。1942年7月，印共被英殖民当局解禁，成为合法政党。1943年5月23日，印度共产党在孟买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有15563名党员参加。大会拟定了党的策略路线，通过了决议，提出“为国防而联

^① 参见张淑兰：《21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第149页。

合起来”“为保卫祖国而生产”等口号。^①

国大社会党是这一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左翼政党，也是印度独立后众多左翼政党的母体。其前身是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一个社会主义团体。1934年10月，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激进的纳拉扬（Narayan）、洛希亚（Lohia）和德瓦等人脱离国大党（The India National Congress），成立国大社会党。1942年被当局取缔后转入地下活动。之后，由于路线分歧，历经多次分裂与重组，逐步走向衰落。

全印度前进集团（All India Forward Bloc）是成立于1939年5月3日的激进左翼政党，由印度国民大会党分裂出的成员组成。1940年6月，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张利用阶级斗争理论实现社会主义，并最终走向无产阶级社会的革命行动，曾在1946年号召“联合印度左翼力量，实现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被人们熟知，^②现仍然活跃在印度的政治舞台。

（二）独立后印度左翼政党在震荡中发展

1947年，印度正式宣布独立，左翼政党发展进入快车道。从1947年至20世纪末，诞生了诸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共产主义）、社会党、人民党等左翼力量。这一时期，印度政党政治虽有震荡，但左翼政党仍然表现出色。

20世纪60年代前，印度左翼政党格局主要是以印度共产党和国大社会党为主，这一阶段左翼政党的发展可圈可点。在1952年和1957年的人民院选举中，印度共产党分别竞得16席和27席，国大社会党分别竞得12席和19席。^③在印度共产党分裂前，该党在人民院的选举中一直仅次于印度国民大会党，位居第二。60年代后，印度左翼政党格局发生重大变化。1964年印共（马）脱离印共成立，成为独立政党，1967年，印共（马）再次分裂出印共（马列）。1967年，国大党的尼赫鲁（Nehru）去世，英迪拉·甘地（Indira Priyadarshini Gandhi）和时任副总理的德赛（Desai）之间矛盾重重，左翼政党发展面临重大机遇。然而，政党内部之间的分歧大大削弱了左翼力量，分散了左翼在议会中的席位。在1967年的印度大选中，印度共产党竞得24席，印共（马）竞得19席，普拉亚社会党竞得12席，社会党竞得23席，各势力未能对国大党造成威胁。

1977年左翼政党发展迎来转机，受“全面革命”政治危机的影响，印度进入紧急状态。受此次事件的影响，重组后的人民党在该年的大选中一举战胜国大党，成功问鼎中央政府。之后，人民党不断分裂，力量不断削减，政治影响力每况愈下。

^① 张淑兰：《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左翼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5页。

^② 参见全印度前进集团官网，<https://forwardbloc.org/history/>，2022年7月16日登录。

^③ Rakesh Dubbudu, "History of Indian Parliament Elections (Lok Sabha)", <https://factly.in/history-indian-elections/>.

而新成立的印共（马）则成为政治明星，不仅在 1977 年中央选举中竞得 22 个席位，^①排名第三，还在同年的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中率领左翼阵线取得开门红，拿下 294 席中的 231 席，^②开启了左翼联盟在该邦连续执政 34 年的神话。

苏联解体后，左翼政党溃散的结局未曾在印度这个神奇的国家上演，左翼力量反而表现更加卓越。在 1996 年的印度大选中，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在议会中形成与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三足鼎立的局面。由于此次大选没有一个政党获得议会半数席位，国大党联合印共（马）、人民党为首的其他 12 个政党才得以组建新的政府。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苏（Basu）甚至曾先后两次被推举入阁出任总理，但均遭印共（马）拒绝。^③

（三）21 世纪以来印度左翼政党的主要力量

进入 21 世纪，印度左翼政党影响力整体下滑，但仍然是印度政坛中的主要力量。目前，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将印度左翼分为三种类型：主张走“议会道路”的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主张走“暴力革命”道路，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极端左翼。

目前，活跃在印度政坛中的温和左翼主要包括：人民党（联合派）、人民党（世俗派）、社会党等左翼力量。这些政党几乎都源于 1977 年问鼎中央政府的人民党，该党在 1988 年并入社会党，之后分裂为多个派别。其中，社会党成立于 1992 年，在 2004 年举行的印度第十四届人民院大选中，获得 40 个席位，仅次于印共（马），排名第四；该党还于 2012 年在北方邦的立法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 224 个席位，成功组阁，目前主要在北方邦、中央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活动。人民党（联合派）成立于 2003 年，在 2019 年的印度大选中竞得 16 个席位，排名第七，是当前温和左翼中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政党，目前主要在比哈尔邦和伪“阿鲁那恰尔邦”活动。人民党（世俗派）成立于 1999 年，在 2019 年的印度大选中竞得 1 个席位，目前主要在卡塔纳克邦和伪“阿鲁那恰尔邦”活动。

激进左翼类政党包括印共（马）、印共、全印度前进集团、革命社会党等。比起印共（马），另外几个党派政治力量较小。印共（马）曾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 34 年，在特里普拉邦连续执政 25 年，更是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喀拉拉邦模式”，曾是印度议会政治中的第三大党，南亚地区最大的共产党。在 2004 年的印度大选中，该党获得 44 个席位，其党员查特吉成为 2004 年第十四届人民院的发言人。^④不过，

^①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Statistical Report on General Elections 1977 to The Sixth Lok Sabha*, New Delhi: Election Commission of India, 1978, p.85.

^② Bharati Mukherjee, *Politic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in India: A Study of West Bengal*, Delhi: Mittal Publications, 1991, pp.30-31.

^③ 参见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 年第 2 期，第 67 页。

^④ 参见张淑兰：《21 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 年第 7 期，第 148 页。

该党 2009 年以后逐步走向衰落，在 2014 年和 2019 年的印度大选中只获得 9 席、3 席。目前，其党员数量为 1000520 人，喀拉拉邦是其唯一主政地。

极端左翼政党主要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印共（毛）是印度极端左翼政党中的代表。它发端于 1967 年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由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2004 年正式合并成立，主张通过武装斗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2017 年，印共（毛）又开辟了“新的红色走廊”，将南北分离的武装斗争推向全国。2022 年 5 月 1 日，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表声明，“世界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是摧毁帝国主义，建立社会主义！”^①

二、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表现和特点

印度共有 28 个邦，地方邦的议会选举每 5 年举行一次，但时间各不相同。本文选取自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地方选举数据，分别是 2018 年的恰蒂斯加尔邦、卡纳塔克邦、中央邦、梅加拉亚邦、米佐拉姆、那加兰邦、拉贾斯坦邦、特伦甘纳邦、特里普拉邦；2019 年的安得拉邦、奥利萨邦、锡金邦、哈里亚纳邦、贾坎德邦、马哈拉施特拉邦；2020 年的比哈尔邦；2021 年的阿萨姆邦、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西孟加拉邦；2022 年的果阿、曼尼普尔邦、旁遮普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吉拉特邦、喜马偕尔邦。

2019 年以来，印度左翼政党相继在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在北方邦、比哈尔邦也获得重大进展，在特伦甘纳邦、卡纳塔克邦、曼尼普尔邦皆有不俗表现；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还与中右翼组建联合政府，整体力量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态势。

（一）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取得历史性突破

2021 年是左翼政党斩获颇丰的一年，印共（马）率领的左翼阵线不仅再次在喀拉拉邦获胜，取得连任，还在泰米尔纳德邦与达罗毗荼进步联盟（DMK）等政党组成世俗进步联盟（SPA）战胜印人党的全国民主同盟（NDA），成功组阁。

喀拉拉邦是左翼政党的传统根据地，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因较好的治理效能，“喀拉拉邦”被冠以“喀拉拉邦模式”闻名于世。喀拉拉邦还在 2020 年新冠疫情中率先走出疫情危机，取得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 2021 年喀拉拉邦的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印共等左翼政党组成的左翼民主阵线（LDF）以 99 席再次战胜国大党的联合民主阵线（UDF），前首席部长、印共（马）中央政治局委员维贾扬（Pinarayi Vijayan）获得连任，而印人党未获一席。^② 此次左翼政党的胜利

^①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 Central Committee, *Long Live May Day*, p.1.

^② “LDF shatters Kerala’s 40-year record, Pinarayi Vijayan now the Marxist Helmsman”, *The Economic Times News*, May 4, 2021.

颇具政治意义。首先，自1977年以来，从来未有任何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在该邦的议会选举中连续获胜，而印共（马）打破了这一历史惯例，从目前的趋势看，左翼联盟的发展持续向好；其次，印共（马）分别在2011和2018年丢失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权，喀拉拉邦是其仅剩的执政据点，若此次失败，印度国内最大、南亚地区影响力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迎来历史至暗时刻，这不仅不利于国内左翼政党的团结，还会大大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限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但印共（马）最终顶住了压力，获得连续胜利；最后，左翼民主阵线的胜利，使得印人党的“藏红花”浪潮受阻，给予右翼政治势力沉重打击。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第二大经济体，是历年来左翼与右翼角逐最为激烈之地。长期以来，该邦的政治主要由两个相互对立的达罗毗荼政党把持，即全印安纳达罗毗荼进步联盟（AIADMK）及其印人党等盟友组成的全国民主同盟，与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印共（马）等左翼政党组成的世俗进步联盟竞争，但前几次的选举基本上都是由全国民主同盟取胜。在2021年议会选举中，世俗进步联盟以159的总席位大胜全国民主同盟的75席，其中，达罗毗荼进步联盟贡献133席，印共（马）、印共均贡献2席，分别比2016年新增44席、2席、2席，而印人党仅获4席。^①这也证明了莫迪政府在该邦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特性”遇挫，^②而达罗毗荼进步联盟及其左翼盟友取得历史性成就。

（二）比哈尔邦、北方邦获得重大进展，特伦甘纳、曼尼普尔等邦有不俗表现

比哈尔邦是印度发展最落后的邦，也是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邦，在2020年爆发的农业改革法案群众集会中，该邦是呼声最高的邦之一。在2020年该邦的选举中，印人党和人民党（联合派）组成的全国民主同盟角逐全国人民党（RJD）、印共（马）等左翼政党组成的“大联盟”（MGB）。结果显示，大联盟共获得110席，仅以14席之差，以得票率落后0.03%的微弱之势落败于全国民主同盟。尽管左翼联盟惜败，但全国人民党仍然以75席的傲人成绩，再次登顶比哈尔邦最大政党；印共（马列—解放）、印共（马）、印共同样皆有所获，分别获得12席、2席、2席，其中，印共（马列—解放）比2015年新增9席，比2010年新增2席，而印共和印共（马）也都为新增席位。^③而在2010年以前，共产主义力量在比哈尔邦的力量微乎其微。对此，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CPI（ML）]领导人潘卡尔·巴塔恰亚（Dipankar Bhattacharya）指出，

^① 数据来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s://eci.gov.in/files/file/13680-tamil-nadu-general-legislative-election-2021/>，2022年6月28日登录；<https://eci.gov.in/files/file/3473-tamil-nadu-general-legislative-election-2016/>，2022年3月26日登录。

^② 参见许娟、张琳：《“新印度教特性”的泛起、特点与发展困境——以印度人民党在泰米尔纳德邦的实践为例》，《南亚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8页。

^③ 数据来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https://eci.gov.in/files/file/12787-bihar-legislative-election-2020/>，2022年1月16日登录。

这种联盟在 15 年前根本无法想象；印共全国秘书处成员 K·纳拉亚纳（K.Narayana）也认为，比哈尔邦的选举结果表明左翼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正在增强。^①

北方邦 2022 年的选举由印人党率领的全国民主同盟与社会党、进步社会党 [Pragatisheel Samajwadi Party (Lohia)] 等党组成的联盟展开。印人党在 403 个席位中斩获 255 个席位，获得胜利，虽然社会党落败，但在这次选举中也竞得 111 个席位，比 2017 年新增 64 个席位，取得重大进展。^②

特伦甘纳邦是印度最年轻的邦，于 2014 年从安得拉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邦级地区。在 2018 年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以印共（马）、印共等为首的左翼政党积极参与，并皆有斩获。在 2014 年议会选举，印共（马）和印共在安得拉邦分别竞得 1 席；2018 年，虽然印共（马）和印共未获席位，但老牌左翼政党全印度前进集团（AIFB）表现亮眼，得票率为 1.8%，斩获 1 席。在 2022 年的曼尼普尔选举中，人民党（联合派）获得 6 席，而此前在 2017 年未获一席。^③ 在奥利萨邦、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左翼政党也有少部分席位。

（三）马哈拉施特拉邦，左翼政党与湿婆军组建联合政府

2019 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选举备受关注。马哈拉施特拉邦是印度的经济重镇，在前几届的选举中大党和印人党平分秋色。此次选举既是检查印人党及其盟友湿婆军（Shiv Sena）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延续，又可考察国大党能否卷土重来。2019 年 10 月，印人党和湿婆军共获得 161 席，国民大会党和印度国大党获得 55 席、44 席，印共（马）、社会党、农工党（Peasants and Workers Party of India）分别获得 1 席、2 席、1 席。^④ 印人党在取得胜利后，因与湿婆军在担任首席部长一职存在分歧，导致联盟解散而未能组建政府。之后，由湿婆军联合国大党、农工党、社会党等左翼政党成立阿加迪（MVA）联盟政府，这也是该邦 21 世纪以来首次由社会主义政党参与的联盟政府。不过，2022 年 6 月，因与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产生分歧，加上党内反对派的强势，湿婆军内部分裂，执政未满 5 年的湿婆军领导人、邦首席部长萨克雷（Thackeray）辞职。湿婆军重新与印人党结盟，反对派领袖辛德出任首席部长，印人党党员、该邦前首席部长法德纳维斯（Fadnavis）出任副首席部长。

① 参见 Special Correspondent, “Left parties indispensable in anti-BJP fight: CPI”, *Hindustan Times*, November 11, 2020; 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71页。

② 数据来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 <https://eci.gov.in/files/file/14185-uttar-pradesh-general-legislative-election-2022/>, 2022年7月2日登录。

③ 数据来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 <https://eci.gov.in/files/file/9691-telangana-general-legislative-election-2018-statistical-report/>, 2022年6月5日登录; <https://eci.gov.in/files/file/4055-andhra-pradesh-2014/>, 2022年7月2日登录。

④ 数据来源于印度选举委员会官网, <https://eci.gov.in/files/file/11699-maharashtra-legislative-assembly-election-2019/>, 2022年1月13日登录。

三、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发展呈现的新特征

近年来，左翼政党在追寻社会主义目标的政治实践中，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一是地缘政治的“东、中、南”趋势愈发突出；二是社会主义诉求弹性化，斗争策略更加灵活；三是左翼力量联合化，联合斗争态势更加明显。

（一）地缘政治特征鲜明化，呈现东、中、南发展趋势

从上文可以看出，目前，印度左翼力量主要分布在印度东部和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特里普拉邦，靠近中部的北方邦和南部的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其中西孟加拉邦、特里普拉邦和喀拉拉邦是印共（马）和印共等议会左翼的传统根据地；社会党、人民党（世俗派）、人民党（联合派）等温和左翼的地方议员代表主要分布在北方邦、卡纳塔克邦和比哈尔邦，近年来印共（马列—解放）、印共（马）在比哈尔邦的力量也有所增强。而极端左翼印共（毛）开辟的“红色走廊”也主要分布在印度的中部、东部和南部，^①左翼力量总体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东、中、南”走向的地缘政治格局。

印度左翼力量分布的地缘政治特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首先，从历史上看，东部地区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是殖民时期英印政府的首都，是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社会主义思潮兴起较早，诸多左翼政党领导人如科纳尔（Konar）、纳拉扬、约希等人都在这里诞生。另外，繁荣的经济也使得工人思想的解放程度较高，成为早期反压迫、反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而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也是历史上反抗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前沿地带。1806年7月10日，发生在这里的印度人第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韦洛尔兵变便是最好的例证。其次，从经济上看，印度独立后经济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东部以加尔各答为代表的麻纺织工业中心、西海岸以孟买为代表的棉纺织工业中心和南部以班加罗尔为代表的“南亚硅谷”三大工业地带。这些地区工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且人口稠密，其中，比哈尔邦、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卡纳塔克邦在2011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中分别排名第3、4、6、8位，这就为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集中和团结创造了条件，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的阶级基础。最后，从社会上看，20世纪90年代后拉奥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制造了种种社会矛盾，而在莫迪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方案下，这种弊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更为明显。印共（马）指出，印度就业总人数从2013年的4.4亿人减少到2016年的4.1亿人，2017年进一步减少到4亿人，2021年减少到3.8亿人。^②而2019年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2020年爆发的农业危机、腐败、失业等问题激起

^① 参见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2页；张淑兰：《21世纪以来南亚社会主义运动的态势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7期，第149页。

^② CPI(M), *Political Resolution-Adopted by the 23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 Kannur, 2022, pp.34-35.

了底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的蔓延和肆虐，左翼政党的呼声越来越高。2022年4月，印共（马）呼吁坚决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作斗争，扭转新自由主义进程，沿着民主发展的道路前进，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和幸福生活。^①

（二）社会主义诉求弹性化，斗争策略趋向灵活

20世纪90年代，随着印人党的崛起，印度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被彻底打破，而苏联的解体也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度陷入停滞。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印度左翼政党都试图追寻适合当下需要的社会主义斗争方式。与20世纪、21世纪初时的强盛不同，2009年后的左翼政党的政治影响力整体坠入低谷，处在政治权力核心的边缘，只能通过议会道路，辅之以“街头政治”来表达革命诉求，斗争策略更加灵活，社会主义诉求更为弹性化。

20世纪的印度议会政治中，印度左翼政党曾在议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1952和1957年印度大选中，印度共产党和社会党均为议会中的第二、三大党。在1969—1971年的国大党英迪拉政府、1977—1980年的德赛人民党政府、1989—1990的V.P.辛格全国阵线政府和谢卡尔人民党政府、1996—1998年的联合阵线政府，1977年西孟加拉邦政府中也均有左翼政党的身影，^②这些时期，左翼政党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来影响印度的社会主义改革。如1955年国大党通过的“阿瓦迪决议”，将社会主义作为目标写入党章。^③印度议会还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作为官方政策，积极推行土地改革、工业监管等政策。据统计，到1956年年末，通过废除柴明达尔制度，各邦政府共获得1.73亿英亩土地，约2000万佃农和国家建立了直接联系，约580万公顷的土地在佃农和分成佃农中进行了分配。^④1972年通过了土地最高实施指导原则，规定水浇地的最高占有限额为18英亩，非水浇地为54英亩。^⑤除此之外，印度政府还在1969年颁布《垄断及限制性贸易行为法》，防止经济权利集中危害公众；^⑥在1992年通过了在潘查亚特制度中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席位的宪法第73次修正案。

2004年，左翼力量依附于国大党成功组建联合政府，但在2008年因印美核协议的分歧分道扬镳后开始走下坡路。2009年后，左翼政党陆续丧失了其根据地，^⑦而草根国大党、湿婆军和泰卢固之乡等地方政党在议会中的崛起，加剧了左翼政党的边缘化现象。在缺乏政治权力的困境下，左翼力量的政治斗争停留在争夺话语权、

① CPI (M), *RESOLUTION On the Massive Crisis of Unemployment-Adopted by the 23rd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Marxist)*, Kannur, 2022, p.2.

② 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67页。

③ 参见印度国民大会党官网，<https://www.inc.in/brief-history-of-congress/1945-1955>，2022年5月5日登录。

④ 林承节：《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⑤ 殷永林：《论印度土地改革的成败和影响》，《思想战线》，1995年第5期，第40页。

⑥ 文颀：《独立以来印度经济政策的调整》，《南亚研究季刊》，1988年第3期，第6页。

⑦ 2011年、2012年、2015年和2018年左翼力量分别丧失了西孟加拉邦、北方邦、比哈尔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权。

反对新自由主义向公共领域蔓延等方面。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政党只能以议会斗争和“街头政治”的方式来谋求政治目标，社会主义诉求更加弹性化。2010年4月27日，包括社会党在内等众多左翼政党呼吁举行全国罢工，反对石油、化肥价格上涨。^①2019年1月，人民党（联合派）反对比哈尔邦政府推出的“三重塔拉克”法案（Triple Talaq Bill）。2019年1月1日，印共（马）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组织超过550万名女性聚集在一起，建造了一堵从卡萨戈德（Kasargode）的北端到提鲁凡南塔普拉姆（Thiruvananthapuram）的全长620公里的女子墙，以此抗议萨巴里马拉神庙（Temple of Sabarimara）判决。^②2021年12月14日，印共总书记拉贾发表声明，全力支持在12月16日至17日的银行罢工，反对莫迪政府将国有银行私有化的举措。^③2022年3月，众多左翼领导人表示支持全印度工会大会（AITUC）发起的印度全国性罢工，反映出左派反对私有化的决心。

（三）左翼力量联合化，呈现联合斗争趋势

印度左翼政党数量居世界第一，但影响力却日渐式微，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之间一直存在分歧，缺乏统一行动。导致左翼力量碎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对待印人党和国大党的态度分歧较大；二是对印度各种现实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1964年12月，因党内在对待国大党态度上存在分歧，造成印共分裂；^④2011年，草根国大党与印共（毛）结盟，共同将印共（马）拉下马；^⑤2020年比哈尔邦选举，人民党（联合派）选择与印人党结盟对抗全国人民党、印共（马）的“大联盟”。在各种社会关系和印美问题上，各左翼政党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印共（马）早期领导人南布迪里巴德认为，左翼政党在对待工人阶级的问题上一直存有较大分歧：无产阶级政党正在与一些以工人阶级为目标的政党和组织对立，其中一些政党和组织以工人阶级为目标，但却带有大量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没有致力于维护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实践。^⑥南布迪里巴德所说的“一些政党和组织”指的是有着工人阶级血统，但却支持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左翼力量。

尽管各左翼政党之间存在分歧，甚至对立，但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一致性上却始终未变，这就为新形势下左翼力量的联合斗争提供了可能。正如革命导师

① “Opposition’s nationwide strike hits air, train services”, *The Economic Times News*, April 27, 2010.

② “Women Rise up In Kerala”, *People’s Democracy*, Vol.XLIII No.1, January 6, 2019.

③ CPI, “CPI Extends Full Support to Bank Strike”, <https://www.hoten.life/topics/605/update/5125/cpi-extends-full-support-to-bank-strike>.

④ 20世纪50、60年代，印共在对待国大党态度及其他多个议题方面存在分歧。1964年12月，双方的矛盾到达顶峰，分裂为两个党派。1966年11月20日，为了区分丹吉派的印度共产党，南布迪里巴德一派在印度第四届人民院大选前将党的名称更改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

⑤ 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⑥ E.M.S. Namboodiripad, “The Left in India’s Freedom Movement and in Free India”, *The Marxist*, XXXVII 1-2, January-June 2021.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言：“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①

在印人党“一党独大”趋势的强大压力下，各左翼政党开始摒弃前嫌，加强合作，而近年来的联合行动也明显增多，联合态势越趋明显。2019年，印共（马）、社会党、印度农工党等左翼力量组成左翼联盟对抗印人党和湿婆军。2019年末，印度多地爆发了反《公民身份修正案》（CAA）的示威游行，印共（马）、印共（马列—解放）等左翼政党大力反对，人民党（世俗派）也不例外，加入到反对行列当中。^②2020年12月，印共（马）、印共、印共（马列）、革命社会党和全印度前进集团发表联合声明，声援反农业改革法案的示威游行活动，^③在众多左翼力量的联合斗争下，莫迪政府最终撤销了三项农业改革法案。2020年10月，印共（马）与国大党在内的所有世俗政党就2021年4月西孟加拉邦立法议会选举达成谅解；12月，国大党宣布与左翼阵线结盟。^④2020年11月，印共、印共（马）、印共（马列—解放）等左翼力量还结成左翼大联盟参与比哈尔邦的议会选举，获得巨大进展。

四、印度左翼政党的发展前景

印度左翼政党作为制衡国大党和印人党的重要力量，在限制印度议会政治朝向“一党独大”局面发展，保护人民权益，维护达利特、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印度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当前，印度的政治生态处于转型过程中，左翼政党调整发展处于机遇期。未来，左翼力量在印度的政治舞台上仍将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在印人党强势打压、地方政党崛起等重重挑战下，印度左翼政党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复兴仍然困难重重。

（一）温和左翼：为“选举政治”服务，未来有被边缘化甚至吞并的危险

就社会党、人民党（世俗派）、人民党（联合派）、大众社会党（BSP）等温和左翼而言，他们推崇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反映的是印度社会中部分具有真知灼见的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愿望。在印度独立初期，尼赫鲁受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试图带领印度人民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尼赫鲁希望并努力将印度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的发展模式深受苏联时期各项事业发展模式的启发，他推行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在初衷上也是在为印度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服务，但在具体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② 参见印度电视新闻网，<https://www.indiatvnews.com/news/india/lalu-yadav-children-rjd-bihar-bandh-patna-caa-nrc-protest-572992>，2022年1月8日登录。

③ 参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官网，<https://cpim.org/pressbriefs/left-support-dec-8-bandh>，2022年4月16日登录。

④ 参见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71页。

上却失之偏颇，转而扩大了自身在中小地主阶层中的执政基础。20世纪后期社会党主张参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有益经验，但又不是完全照抄，而是根据印度的实际状况将社会主义进行改良，走一条具有印度特色社会主义的“中间道路”。因此，温和左翼政党在追寻社会主义目标的方向上错误地接受了多元化的主义和思想，这也是导致社会党内部不断分裂与重组的内因，从而使其影响力江河日下。1948年，印度国大社会党与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BLPI）合并；1952年，该党再次与农民工人党（KMPP）合并为普拉亚社会党（PSP）；1974年，又重组为人民党；1988年，并入辛格领导下的人民党；1996年印度大选后逐步解体为社会党（Samajwadi Party）、人民党（世俗）、人民党（联合）、全国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等党派。

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政党政治进入了“联盟政治”时代。温和左翼政党为了迎合“联合政府”政治，其社会主义政策也逐步转向以“选票”为导向的选举政治。为了达到执政目的，不惜采取与印人党等右翼政治势力结盟的措施，如2019年马哈拉施特拉邦，社会党与右翼势力湿婆军组成联合政府；2020年比哈尔邦选举，人民党（联合派）与印人党组成政治联盟来对抗全国人民党、印共（马）等组成的“大联盟”。此种抱薪救火的方针政策使人民党（联合派）几乎丧失了社会主义的符号，在选举中也部分失去了选民的支持。就其发展前景来说，温和左翼“左右逢源”的政策使其难以恢复实力，他们现在的斗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根据现实条件来迎合实际的选举需要，未来有继续被边缘化，甚至被右翼政党吞并的可能。亚布拉马尼·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领导的人民党就曾在2013年被印人党吞并。

（二）激进左翼：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积极调整斗争政策，但挑战大于机遇，短期内难有太大作为

以印共（马）、印共、印共（马列）、革命社会党、全印度前进集团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左翼人士关注印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焦点党派，也是印度左翼政党中的中坚力量。这些政党在建党之初就将实现共产主义确立为党的最终目标，带领工人阶级孜孜不倦，不懈努力，曾在20世纪取得重大成就。进入21世纪，因未能顺应联盟政治的时代发展潮流，加之在地方执政邦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发展经济而相继丧失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执政权，陷入衰落。

2010年以来，面对话语权日趋衰减的政治现实，激进左翼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积极在党内开展关于民主路线的大讨论，^①逐步调整党的政策路线，并通过领导农民和学生运动等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2012年印共（马）指出，应该争取与世俗政党采取联合行动，以便扩大运动范围。在具体的政策问题和人民问题上，可以与这些政党进行合作，在需要时，可以与其中一些政党达成选举谅解。2015年，印共（马）

^① Shikha Mukerjee, “Distinctively different: The challenge for CPM”, *The Asian Age*, December 1, 2017.

又提出建立一个由各阶级和群众组织组成的左翼和民主阵线共同平台，并制定一部共同的政治宪章。2018年重申要建立统一的左翼平台。

印共全国委员会也在2017年呼吁建立一个世俗民主的左翼平台，在2018年又提出建立广泛的、世俗的平台。^①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政党开始向联合行动的趋向发展。印共（马）既加强了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的合作，同时还密切了与地方政党的合作关系。印共（马）、印共与泰卢固之乡党2021年结成联盟，共同应对安得拉邦的议会选举。此外，左翼政党的政治联盟在2018年的特伦甘纳邦、2020年的比哈尔邦选举中都取得了不俗成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印共（马）与社会党、印度农工党等温和左翼共同参加大选。2021年，以印共（马）、印共为代表的左翼民主阵线甚至再次赢得喀拉拉邦的选举，打破了该邦从未连胜的“历史惯例”，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态势。从现实发展形势来看，激进左翼长期在印度政治格局中扮演第三角色，对20世纪的国大党和21世纪的印人党具有牵制作用。不过，当前印人党“藏红花”浪潮越趋汹涌，国大党的政治影响急转而下，而泰卢固之乡党、草根国大党等地方政党的强势崛起，给左翼政党带来重重挑战。激进左翼的联合行动和世俗平台究竟能走多远，还要看他们对待国大党和地方政党上的态度及其自身政策路线的调整，长远来看，挑战大于机遇，短期内复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三）极端左翼：燎原之火抑或分崩离析？

印度极端左翼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69年从印共（马）内部分裂出来的印共（马列）。当时的印共（马列）成立后，便被中国承认为印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1970年1月，时任印共（马列）总书记的查鲁·马宗达（Charu Majumdar）在《解放》月刊上撰文指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完全适用于印度，而且是印度人民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②之后，在革命的路线和斗争方式上，印共（马列）同样遭受着分裂之痛，分化为多个派别。2004年9月，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与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比起历史上的革命者，这支印度共产党拥有成型和一定规模的军队，代表着印度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14年，印共（毛）与印共（马列—纳萨尔巴里）再次合并。^③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印度境内的红色走廊贯穿印度28个邦中的22个，印共（毛）控制着印度1/3的农村土地。^④2016—2017年印共（毛）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和恰蒂斯加尔邦三个邦的

① 张淑兰：《印度议会左翼：发展历程、衰落原因与前景展望》，《当代世界》，2021年第2期，第71页。

② 《热烈欢呼纳萨尔巴里斗争的道路》，《人民日报》，1970年2月7日，第5版。

③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 (Maoist) Central Committee, “Merger Declaration of CPI(Maoist) and CPI(M-L) Naxalbari”, <https://www.satp.org/satporgtp/countries/india/maoist/documents/papers/jointstat.htm>.

④ Anuj Chopra, “Delhi Prepares to Crush Rural Rebel Army”, *The National*, November 4, 2009.

交界处又开辟了一条“新的红色走廊”。^①不过，印共（毛）也一直在遭受政府军的打击和威胁，其未来的发展有四种走向：第一，放弃革命道路，向政府军投降，转而走“议会道路”；第二，有生力量被歼灭，在边远地区从事小股武装斗争；第三，与印度政府军保持战略僵持，进入长期拉锯阶段；第四，有效应对危机，夺取全国性胜利。^②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第三种可能性最大。

五、结语

印度左翼政党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但总体来看，无论是温和左翼“改良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式，还是激进左翼和极端左翼的共产主义模式，皆属于追寻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都朝向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进发。近些年来，印度左翼力量在左翼政治格局、地缘格局、斗争方式等方面俨然出现了新的变化，整体力量也呈现出逐步复苏的态势。其中，温和左翼力量相较于 20 世纪有所上升，但其本质为“选举政治”所服务，意识形态的未来发展具有“右倾化”的危险。激进左翼力量始终坚持自身独立性，保持共产主义政党本色，在印度政党政治的规则范围内积极调整斗争政策，取得了新的成就，“喀拉拉模式”或许将成为未来吹响印度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新号角。极端左翼力量再次开辟新的红色走廊，占据了印度中部森林的半壁江山，但比起温和左翼和激进左翼，他们是印度政府视域中的“非法武装”，有着被围剿的危险。在印度政党政治逐步走向印度人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环境下，印度左翼力量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如何保持继续奋进的昂扬态势，努力破局，走出迷雾，将会是摆在印度左翼政党面前的新考验。

时至今日，印度左翼政党已走过百余年的历程。在 100 余年的时间里，左翼政党几经沉浮。在印度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治范式里，左翼力量的社会主义斗争实践有好的经验，也有惨痛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既为形成印度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斗争模式贡献智慧、为印度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参考，又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某些借鉴。

[责任编辑：李丽]

^① Amit Chaturvedi, “Maoist with Rs 29 lakh bounty nabbed in Chhattisgarh’s Rajnandgaon”, *Hindustan Times*, July 2, 2020.

^② 参见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65 页。